

# 静夜思

王大米 王大米 2021-10-19  
23:53

经历了开学的新鲜或者不适应，我终于像一株移植成功的植物一样焕发了生机。现在的我，晚上不会忙着跑去图书馆或者去哪个教室听课，更加倾向于回到宿舍，坐在我的小黄灯下，静静看着与课程无关的小说，或者练习基本功，让双手双脚在寒冷的天里充满热血，或者收拾东西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陆聊天。

午饭晚饭后，我恢复了以前散步遛弯的习惯，尽管现在没有朋友陪我慢慢遛弯。我也明白，处在这个环境下，几乎没有人能够慢速走路。白天上课的时候，我也是走得很快的那几个，因为总想晚一点出门，而宿舍和教学楼的距离真的太远，于是只能一边看着时间逼近，一边加快脚步快走。

## 院图书馆在晒书

现在我更喜欢穿过幽静的庭院和小林子，慢慢走到目的地。晚饭后，我看到一只小刺猬溜进草丛，一对父女守在旁边，女儿天真地问父亲问题。刺猬在干燥的草丛中扒拉藏身处，树叶摩擦摩擦的声音，很清爽。

燕园也有很多柿子树，“磨盘柿子”——我有一次在超市里看到它的名称，肥实匀称的柿子中间好像被一根细线裹着一样，厚圆的柿屁股最是耐看。我总在树下望着发呆，想成为那只在柿子枝头跳跃的鸟儿。

在学校大摇大摆走来走去的蓝羽鸟类应该是喜鹊。好几个早上我都在去食堂的草坪上碰见一只喜鹊，它不喜欢飞，好像是因为太胖了，后仰着一步一步走，爪子朝前朝上，端着肚子走。我每次看到都忍不住笑。它也不怕人，只是快步走了几步路，从一块草坪越过大路走到另一片草坪上，回头还望了路人一眼。很有灵性的样子。

宿舍旁边的自行车棚那里我也遇到一只，那只更胖。看到胖乎乎的小动物我总是看笑话一样大笑，希望别人不会以为我有问题，胖乎乎的小动物走路的样子实在太好玩了。

北京降温后我总是忍不住想多吃饭，最近的惯例是吃完饭沿着食堂窗口走一圈，搜罗搜罗没吃过的小玩意。那次走到主食窗口，看到大叔从棉被下拿出一个皮薄软糯的馒头，我也跟着排了队。

排在我前面的人问，“有豆包没？”

大叔说没有。

我又问了句，“有豆沙包没？”

大叔作出一副在街头对暗号对到了的样子，神秘兮兮地说，“有，我刚刚故意不给前面那个人，这不留着给你吗？”说着掀开被子，拿出了最后一个豆沙包。

我好久没吃过这东西，那天吃的包子豆沙绵密且多，红豆味足，没有平时那样齁甜，真的好吃。

在所有课程中，哲学系徐老师的宗教课我觉得最难熬，偏偏开学的时候我虎虎地选了这门课，只能默默咬牙撑过三个小时的课。老师总是慢悠悠地翻开他为我们指定的教会法，让我们一条条翻译成中文，然后给我们解读其中的奥秘。以前我总是觉得宗教神秘难解，枯燥无趣，听到今天，却也开始喜欢上这样的课程，老师引经据典，对现任诸多神学人员如数家珍。你会感觉以前只知道一，只知道二，现在可以知三知四甚至更多，更为奇妙的是，一二三四都是连起来的，有迹可循。

更为奇妙的是，这周末原本有一个陀学会的会议在温州，徐老师照理也要参加的，他却因为参加北马三周不得离京。学术会议和马拉松比赛相比，当然是马拉松重要啦！

没头没尾写了些东西，很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安安静静，无论如何能够得到很好的舒展，希望一直能够这样。

